

# 北海文丛

## 第七辑

### 未能忘却陈真公

陈迺冬

陈真公(铭枢，号真如)不仅是军事家、政治家，而且是佛学家、书法家、诗家、出版家，文韬武略，集于一身。兹逢他百岁诞辰之际，抱病献出拙文，录下片断的回忆。

抗日战争末期，我在重庆，因邓初民师的介绍，参加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(即文联)的筹备工作。当时只能在地下开展活动，开会经常转移，但多半是在陈真公家，地处一家银行办事处的楼上。记得我第二次到陈宅，会后特留下欣赏书房中新钉上的一条书幅：

水远山长一草庐，八年陶醉是诗书。

而今宾客常盈座，又有兴亡到老夫。

我不禁说：“好诗！好字，”真公说：“你喜欢，就给你。”予是他除下，落了上下款，钤上印给了我。从此，我们成了忘年交。我想，抗战八年，真公为什么不驰骋疆场，或运筹帷幄，而陶醉诗书？大概是因为反蒋。当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后被调往福建，真公以一省之地，一军之力，联络同志另立“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”，失败后走香港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，遂为蒋介石大忌，蒋不用之于国，却置之于闲散之地。

真公等人所组织的民联于1945年10月正式成立时，甘祠森同志和我当选为青年委员会正副主委，组织派我们到重庆青年联谊会协助搞学运。有一次真公留下我们二人谈话，他说：“二位都已过而立之年，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，不过不要暴露身份”。他对我们寄予厚望，并对我们的安全极为关切。

新中国建立前夕，真公代表文联出席第一届政协会议，当选为常务委员。中央人民政府成立，他任政务委员、中南行政区副主席，因与林彪意见不合，遂调北京，我们喜得重逢。未久，“反右”运动起，真公因视察教育，上万言书提出意见，不料好意招来恶按，被错划为“右派”，且涉及多人。真公内心痛苦万端，而表现得很平静，我想他是学佛的，自有一种定力，撑得住，压不垮。

却不料，在1965年的一次学习会上，真公突然发病，遽逝仙逝。而今真公归道山已24年了，他那忧国忧民，至死不悔的精神，他的执著与深沉，我至今未能忘却。

(本文原载《团结报》1989年5月30日)